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與亞歐會議之比較： 兼論對美歐亞三角戰略關係之影響

張子揚*

摘要

東亞國家在面對全球化的衝擊下，積極尋求區域合作以增加自身的經濟實力與談判籌碼。但對於區域合作，東亞各國由於經濟的脆弱性以及相互的差異性，卻需要強權的領導才可能整合成功。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所領導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與歐盟所領導的亞歐會議，成為兩股競爭的勢力，企圖在東亞的經濟整合上取得領先的地位。本文比較這兩個組織的結構、功能、與本質，發現亞歐會議很有可能後來居上，超越亞太經濟合作會議而成為加速東亞整合的主要力量，並且對美歐亞三角戰略關係產生衝擊。

關鍵詞：亞太經濟合作會議、亞歐會議、歐盟、美國、東亞

* 南華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壹、導論

1990 年代以來，世界秩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隨著蘇聯的解體與冷戰的結束，大西洋關係也正在經歷重大的轉變，原本因軍事安全而建構的歐美同盟關係，因為經濟發展的需要，各自形成了貿易壁壘，並且還把觸角延伸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均屬於分崩離析狀態的遠東，在前述背景下，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簡稱 APEC）和亞歐會議（Asia-Europe Meeting，簡稱 ASEM）成為美國與歐盟全球戰略佈局、放眼世界經濟的重要一環。

部分研究 APEC 和研究 ASEM 的學者認為，這兩個論壇發展迄今，就領袖會議而言，均有十年左右的歷史，但在面對重大的實質問題上，包括推動貿易自由化、解決金融危機、以及後來出現的反恐、反核武擴散、推展民主與保障人權等議題，都因為制度本身的限制，或者說根本缺乏有效的制度，而呈現出只有口惠而實不至的情況，唯一的進展只圍繞在瑣碎的經濟事務上打轉，甚至連具有前瞻性的願景和促進制度化的具體改革都缺乏共識。¹ 造成這種失敗的原因，主要有三個來源，茲分述於下：

- 一、貧富國家之間既存的差異性：就貧富差異而言，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經濟規模不均等，使得雙方對合作

¹ 對 APEC 前景持比較悲觀的看法者，見陸建人，「APEC 面臨的五大挑戰」，*國際經濟評論*，2004/9-10，<<http://www.cass.net.cn/yataisuo/xueshuwz/showcontent.asp?id=300>> 最後瀏覽日：2004.5.3。對 ASEM 持悲觀看法者，見 Jürgen Rüländ, “Asia-Europe Cooperation--The ASEM Process: A European View,” in Wim Stokhof & Paul van der Velde (eds.) *Asian-European Perspectives* (London: Taylor & Francis, 2001).

的結果，也就是絕對得利與相對得利的問題，抱持審慎的態度。已開發國家害怕被佔便宜，開發中國家則害怕失去自主性。²

二、國際環境的變化：國際環境的變化莫測，也幹擾著跨區域合作的進展，譬如 1997 年底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所產生的連鎖效應，造成各國自危；而 2001 年的 911 恐怖攻擊事件，也影響了資源的重新分配。³

三、各國政治的作梗：因為政治制度、宗教信仰、語言均不同，加上缺乏共同的歷史和文化特徵，「亞太」不是一個地理上的實體，反而是一個爭議性的概念，而「亞歐」之間的關連性比亞太更小，亞歐之間甚至有「短缺的聯繫」(missing link) 之說，因此不論是亞太或是亞歐，均難免導致各國對於合作的願景難有共識。⁴

基於上述三種原因，APEC 與 ASEM 迄今只停留在對話和計畫階段，所有決議都不具有約束力，嚴重限制著這兩個論壇各別的經貿合作成果、制度化、以及設定全球議程的影響力。然而，對這種區域合作前景持樂觀看法者則認為，單就促進區域間的文化瞭解與思想交流，就有助於防止文明之間衝突的發生，而政治

² Joseph Grieco,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0.

³ 廖舜右，「APEC 的變與不變」，*亞太經濟合作評論* 12 (2004.12)，頁 50。

⁴ Richard Higgot, "APEC—A Skeptical View," in Andrew Mack & John Revenhill (eds.), *Pacific Cooperation: Building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gim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5), p. 92. 湯紹成，「第四屆亞歐會議之發展」，*問題與研究*，43:1 (2004/1-2)，頁 146。

對話也有助於互信的加強，經濟合作更是符合大勢所趨。⁵

學界除了對這兩個論壇的前景是否樂觀有不同的看法外，對於 ASEM 的源起，也有不同的見解。有一種看法認為，ASEM 的構想是由新加坡總理吳作棟早在 1994 年 4 月訪問德國、英國時向歐洲提出的，而他的想法是建立一個「類似亞太經合會的最高層次對話機制」；⁶但另一種觀點則認為，ASEM 的構想源自於歐盟執委會於 1994 年 7 月向歐盟議會提出的「邁向新亞洲策略」（*Toward A New Asia Strategy*），之後獲得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率先響應，新、馬並且建議採取「由上而下」（*top-down*）的新途徑，以有別於 APEC「由下而上」（*bottom-up*）的舊途徑。⁷ 儘管對源起有不同的看法，但這兩種觀點有一個共同點，即強調直接由最高層次對話，不需要仿效 APEC 1989 年成立後先是由部長級官員對話，直到 1993 年在美國總統柯林頓的主導下，才改由領袖們直接對話。從 ASEM 一開始就採取由上而下的新途徑可以推論，它具有超越 APEC 成就的急迫感，也因此可以說 ASEM 出現後，它就與 APEC 處於競爭的狀態。尤其與亞洲和歐洲關係密切的美、俄兩大強國被排除在 ASEM 之外，更突顯 ASEM 的戰略意義不凡。⁸

本文將分析這兩個論壇的發展對「北美、歐盟、東亞」三角

⁵ Hilary Synnott, "The Second Asia-Europe Summit and the ASEM Process," *Asian Affairs* 30:1 (Fall 1999), pp. 3-10.

⁶ 郝培芝，「亞歐會議形成的結構性動力與意義：從新區域主義的觀點分析」，*問題與研究*，43:1（2004/1-2），頁 127。「新亞洲策略」原文可參見以下網址（最後瀏覽日：2005.4.30）：
<http://www.ias.nl/asem/offdocs/docs/Towards_a_New_Asia_strategy.pdf>

⁷ Synnot, "The Second Asia-Europe Summit and the ASEM Process," p. 4.

⁸ 歐盟也曾被美國排除在 APEC 之外，甚至連要求擔任觀察員也遭到拒絕。

關係的重要性，並且聚焦在它們的經濟利益和戰略利益兩方面。⁹本文先將回顧這兩個論壇的最新發展，然後探討這些發展對東亞歐美三角經濟關係和戰略關係的影響。

貳、APEC 的發展與挑戰

APEC 自 1989 年成立迄今已 16 年，但它的發展目標仍未取得堅定的共識，因而呈現出四股力量的拉鋸，一是邁向區域整合，二是保持自主性與彈性，三是改革，四是安全議題興起，茲分析如後。

一、邁向整合

在這一方面，APEC 的核心目標是貿易與投資的自由化和便捷化，1994 年 APEC 領袖會議在印尼茂物提出了「已開發經濟體在 2010 年、發展中經濟體在 2020 年實現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目標，這便是所謂的「茂物目標」（Bogor goals）。之後，APEC 即在 1995 年「大阪行動綱領」（OAA）與 1996 年「馬尼拉行動計畫」（MAPA）的導引下，繼續朝向達成「茂物目標」邁進。2001 年上海 APEC 領袖會議，領袖們除重申達成茂物目標的承諾外，也另外提出「上海約章」（Shanghai Accord）¹⁰，約定在 2005 年對各成員實施「茂物

⁹ 此處的「東亞」是指東南亞國協（ASEAN，簡稱東協）的五個原始會員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1967 年成立東協），加上汶萊（1984 年加入東協）、越南（1995 年加入東協），再加上中國、日本、南韓。以上十個東亞國家同時也是亞太經合會的會員。APEC 的東亞會員只有中華臺北與香港被排除在亞歐會議之外。

¹⁰ 「上海約章」的主要內容包括：擴大 APEC 願景，釐清 APEC 達成茂物宣言

目標」的情況進行期中盤點 (mid-term stocktake)。2003 年 APEC 部長會議重申 2005 年進行茂物目標期中盤點的承諾，並且期望盤點的準備工作於 2004 年第 16 屆 APEC 部長會議前完成。2003 年非正式資深官員會議 (ISOM) 也開始討論期中盤點的具體進行方式與模式 (modality)。2004 年第一次資深官員會議 (SOM I)，各方在韓國所提的計畫基礎上交換意見，雖然並未形成具體共識，但對於大方向則持肯定的態度。

二、保持自主性與彈性

然而，隨著時程的迫近，成員們對盤點的內容、形式和操作方法的分歧也益發明顯。已開發經濟體成員如日本、澳洲並未做好 2010 年完成「茂物目標」的準備，要求推遲期限。而開發中成員則要求已開發成員率先兌現對「茂物目標」的承諾，不能隨便修改時間表。因此「茂物目標」能否如期實現，變成一個未知數。

就在成員們討論如何展開期中盤點時，2004 年 5 月加拿大突然提出了建立「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 的倡議。根據此一倡議，FTAAP 將由 APEC 現有 21 個成員組成，創立時間定在 2007 年結束前。加拿大表示，此舉是爲了因應歐盟東擴所帶來的挑戰，同時也是對 WTO 杜哈 (Doha) 談判前景不明、APEC 成員各種雙邊與地區貿易安排層出不窮，¹¹和

的路徑圖，包括更新及擴大大阪行動綱領，採行「開路者機制」(pathfinder initiatives) 發展相關倡議，持續貿易便捷化工作，及採納透明化原則等，以及藉由強化個別行動計畫 (IAPs) 同儕檢視機制，及強化經濟與技術合作 (Ecotech) 與能力建構的努力，來強化 APEC 的執行機制等。

¹¹ 目前在洽商的有 50 餘個，對 APEC 形成變相的貿易障礙與成本。

APEC 自身的貿易自由化進程緩慢等眾多不利情況的解決方案。這個 FTAAP 倡議在領袖會議召開前，引起廣泛注意和熱烈討論。然而，2004 年 APEC 領袖會議對於 FTAAP 的倡儀持保留態度，僅以通過繼續討論如何拓展 APEC 區域內貿易的「聖地牙哥倡議」(Santiago Initiatives) 作為回應。¹²

此外，「亞太經濟共同體」(Asia-Pacific Economic Community) 的概念，也曾在領袖會議中被提出來過，但各成員對於經貿的全面整合疑慮甚深，並沒有加以考慮。尤其第一個提出者是美國(由柯林頓總統在 1993 年第 1 次 APEC 領袖非正式會議上提出)，由於大多數成員對美國的目的懷有戒心，表示強烈反對，最後柯林頓解釋他所提出的「共同體」不是共同體 (Community) 而是社區 (community)，化解了一場紛爭。事隔十年之後，新加坡總理吳作棟在曼谷 APEC 領袖會議也提出亞太經濟共同體，但只是作為東協經濟共同體如果成立後的下一個願景。1996 年的蘇比克 APEC 領袖會議將 APEC 的「大家庭精神」進一步概括為「APEC 方式」(the APEC way)，承認各成員間的多元性和差異性，強調協商與自願性。近年來因為缺乏強制性機制，使得貿易自由化進展緩慢、經濟技術合作缺乏實質性內容，APEC 再度出現亞太共同體的零星呼聲，但並未成為議題。

¹² 「聖地牙哥倡議」的要點有二，一是繼續討論如何促進 APEC 區域內的貿易暨投資自由化，包括如何結合 WTO 杜哈回合談判成果，實現茂物目標與完成期中盤點；二是致力於貿易暨投資便捷化，減少交易成本，包括免除不必要的行政公文程式、加強自動化與標準一致化、減少不必要的貿易障礙，促進 WTO 貿易便捷化議題談判、貿易安全、與建立 APEC 的自由貿易協定與區域貿易安排的最佳範例準則（即不抵觸 WTO，又超越對 WTO 的自由化承諾）。

三、改革

由於 APEC 的成效不彰，近年來不斷出現改革的呼聲，尤以澳洲和南韓最為積極。澳洲的建議為：(一) 決策途徑應改為由上而下，議題由領袖會議設定；(二) 建立一個正式機制研擬議程供領袖會議參考；(三) 進行與私部門的積極對話；(四) 肯定泰國有關 APEC 行政改革的倡議；(五) 評估 APEC 論壇與次級論壇的必要性。韓國的建議為：(一) 以領袖會議主導的改革程式或成立以名人為主的臨時任務小組，評估 APEC 的整體性組織、目標與活動；(二) 重視議程的執行與協調，設計一套整合領袖會議、部長會議、資深官員會議 (SOM) 與委員會的方法。¹³

2004 年 SOM III 討論了各會員體的改革建議，然而取得共識的都是不具有顯著性的細節，諸如「每年應根據領袖指示，提供 SOM 明確的優先任務表；SOM 開會日期不得超過兩天；廢止參考文件的口頭報告；結合由上而下（設定優先議題）與由下而上（設定執行細節）的決策方式；廢止未能在連續兩次會期達到法定參與人數的次級論壇...等等」。在尚未取得共識的中長期目標方面，則以模糊的字眼陳述：諸如「保持處理跨領域的議題及面對區域改變中需求的彈性；改善 SOM 在確認提交給領袖可執行事項的角色；考慮改善部長會議的角色；考慮增加勞工國際組織的參與和改善企業界的

¹³ 廖舜右，「Reform of APEC」，2003 年 10 月，
<<http://www.tier.org.tw/ctasc/issue/%E9%87%8D%E8%A6%81%E8%AD%B0%E9%A1%8C%E4%B9%8BAPEC%20Reform/reform0310.htm>> 最後瀏覽日：2004.5.4。

參與；考慮工作小組與次級論壇數目維持在合理範圍...」。¹⁴雖然上述改革建議並未涉及 APEC 的組織結構與原則目標，但是 2004 年聖地牙哥 APEC 領袖會議並未將改革列入議程，而僅在領袖宣言中表示歡迎部長會議在強化 APEC 的進度報告，並重申改的必要性，唯缺乏具體的作為。

四、安全議題興起

APEC 成立的宗旨是經濟合作，從 1989 年成立以來，至 1999 年基本上均未超越經濟合作議題的範疇，但是隨著冷戰結束之後，國際局勢產生許多新的變化，原本由美蘇兩強各自在集團內維持的國際秩序，因為兩極體系的瓦解，使得原本被壓制的潛在衝突紛紛浮出檯面。各地的宗教、種族、領土、與權力等方面的衝突，加上神出鬼沒的恐怖活動，不但形成全球和區域安全的隱憂，也對政治秩序、社會安全、與經濟發展構成挑戰。

1999 年 APEC 外長會議以非正式形式討論東帝汶問題，開啓了 APEC 討論政治安全問題的先例。2001 年上海 APEC 領袖會議前發生的 911 恐怖攻擊事件，使得反恐成爲重要話題，APEC 領袖以非正式形式討論了反恐問題，並發表了「APEC 領袖反恐聲明」。¹⁵之後，2002 年墨西哥 APEC 領袖會議也討論了北韓核武問題。2003 年曼谷 APEC 領袖會議，首度正式把反恐、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防止恐

¹⁴ 廖舜右，「APEC 的變與不變」，頁 62-65。

¹⁵ 這兩次非正式討論，由於超越經濟領域，在中國的堅持與各國的同意下，港臺代表均未受邀與會。

怖份子取得「人攜式防空系統」(Man-Portable Air Defense Systems, 簡稱 MANPADS) 等安全議題, 納入「曼谷宣言」中。¹⁶安全議題的興起對 APEC 的發展構成了一個兩難的困境, 一方面安全議題與 APEC 成員關係密切並直接影響區域的經濟發展, 不得不重視; 另一方面安全議題分散了 APEC 的資源與精力, 對原本就前途堪慮的「茂物目標」形成雪上加霜的效應。

上述 APEC 發展的四股力量交互作用的結果, 導致 APEC 的重要性大不如前, 尤其是在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時, 美國堅持以「國際貨幣基金」協助受災國家而且不支持在區域內成立救援機制, 加上「提前自願性部門自由化」(EVSL) 計畫失敗, APEC 各經濟體因而轉以簽署雙邊或多邊貿易協定方式, 企圖獲取從 APEC 所不能得到的利益, APEC 的重要性似乎也只展現在促進 WTO 新回合的談判, 這些現象都使得 APEC 在區域內的地位與功能受到質疑。

參、APEC 的存在價值

儘管 APEC 的效能不彰, 但各國只見改革 APEC 的呼聲, 卻不見廢除 APEC 之議, 因為 APEC 對美國和對東亞均具有戰略上的意義, 茲分析於下。

對美國而言, 世界經濟三分天下的格局已經初步形成。日益

¹⁶ 「曼谷宣言」, 詳見 <http://www.apec.org/apec/leaders_declarations/2003.html>, 最後瀏覽日: 2005.5.4.

強大的歐盟集團在經濟上抗衡美國與日本的意識明顯增強，1992年歐洲共同體成員國簽署馬斯垂克條約，宣佈1993年成立歐盟，邁向單一市場、單一貨幣，2004年歐盟東擴，10個東歐國家加入歐盟，歐盟成爲世界經濟的重要板塊，直接威脅美國的霸權。美國面對日益強大的歐盟，被迫重視區域經濟合作，1993年美國主導成立了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近年來美國又積極推動美洲自由貿易區的成立。美國在1993年後，特別重視東亞「雁行發展模式」的經濟成長潛力，以及東亞抗衡歐盟的戰略價值，因此積極推動與環太平洋經濟體的合作，實施「雙鉗政策」以制衡歐盟。¹⁷ 對美國而言，APEC 與 NAFTA 可以相輔相成，共同制衡歐盟，以避免影響美國的經濟霸權以及美國對 WTO 設立的遊戲規則。

對中國而言，APEC 是中國加入 WTO 之前，唯一加入的國際經濟組織。中國視 APEC 爲加入 WTO 的搖籃。2003年中國與 APEC 成員的貿易額達 5967 億美元，佔當年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 70.1%，而 2002 年中國吸收外資總額達 8277 億美元，而其中 70% 以上來自於 APEC 成員。¹⁸ 儘管中國已與東協簽署了自由貿易區協定，並預計在 2010 年開始實施，同時與紐、澳、南非、智利等國洽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但萬一 APEC 實現了貿易暨投資自由化，中國也不願被排除在外。所以，APEC 對中國經濟發展而言，有現在和未來的意義。此外，APEC 是中國參與大國外交、塑造和平改革開放形象的國際舞臺，對於中國「和平崛起」目標的達成，是

¹⁷ 許介麟、蕭全政、李文志，*亞太經濟合作與美國的亞太戰略*，（臺北：業強，1994年）。

¹⁸ The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http://www.uschina.org/statistics/2003foreigninvestment.html>>;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外事司，「再談 APEC」，<http://wssl.mofcom.gov.cn/article/200406/20040600238571_1.xml>.

一個有利的戰略據點。參與 APEC 不但有利於中國的國際地位提升，對其國家安全、國家主權、經濟發展、及國家統一也有重要意義。¹⁹

對日本而言，美國與歐盟的產業與其同質性較高，經濟規模也較相當，形成強烈的競爭態勢。日本早有自立門戶、整合東亞經濟，籌組亞洲集團的企圖，但除了馬來西亞以外，其他東協國家均反對，因為不願日本成為東亞的領導者。而日本也躊躇不前，因為擔心美國的反對與報復，甚至引起歐洲設防。²⁰日本原本希望透過 APEC 達成經濟與政治的雙重目的：一是在經濟上透過區域機制和部長級論壇牽制美國的單邊主義，挾區域之力促進全球經貿體制自由與開放，並防止歐洲形成貿易保護集團；二是在外交上透過日本制定和執行國際政策的展現，加強亞洲各國對日本的信賴，提升日本在亞太地區的政治地位。²¹然而日本因為錯綜複雜的政商關係和經濟成長式微，無法配合 APEC「茂物目標」的期限，反而使得日本在 APEC 的地位下滑。

對東協各國而言，除了馬來西亞因為反美而力拱日本之外，其餘各國都不敢反對美國在這個地區的領導地位（反映在主導 APEC 的發展上），因為它們的產品出口大都仰賴美國的市場。²²東協各國與 APEC 的其他成員相較而言，經濟規模存在著嚴重不對

¹⁹ 吳玲君，「中共 APEC 策略與角色的轉變：新現實主義的解析」，*問題與研究*，40:3 (2001/5-6)，頁 1-22。

²⁰ David P. Rapkin, "Leadership and Cooperative Institutions in the Asia-Pacific," in Andrew Mack and John Revenhill, eds., *Pacific Cooperation: Building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gim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5), p. 120.

²¹ 吳玲君，「日本與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問題與研究*，41:1 (2002/1-2)，頁 76-78。

²² Rapkin, *op. cit.*, pp. 122-125.

稱的情況，規模較大的美日由於價格結構比較不易受到經濟整合的影響，能從貿易擴大後透過資源重新分配獲得的利益較小，規模小的東協各國則相對獲利較大，因此並不排斥 APEC 的架構與目標。但東協各國擔心由於經濟規模較小，使得議價能力相對縮小，被大國予取予求，因此積極進行東協的經濟整合，企圖增加自身的談判籌碼。因此東協的整合與 APEC 的存在並不互斥，而是具有戰略意涵。

北美自由貿易區成立後，美國給予墨西哥特殊貿易安排，使得中國的紡織品和亞洲四小龍的機械產品被擋在門外，改變了國際資本的流向。美國進一步計畫成立美洲自由貿易區，其影響將更為深遠。APEC 的功能不彰，反而使東亞國家得以保持自主性與彈性，欣欣向榮的雙邊及多邊合作、「東協經濟共同體」的願景以及「東協—中國自由貿易區」的決定，甚至 ASEM 的開展，均是明證。

肆、ASEM 的成立與發展

由前述可知，APEC 的成立和發展與世界經濟三分天下有極大的關連。美國主導 APEC 是把歐盟視為競爭對手，欲集 NAFTA 與 APEC 之力，迫使歐盟在 WTO 的遊戲規則和諸多回合談判上尊重美國的領導地位。在這種兩面受敵的情況下，歐盟有必要藉由提升與東亞的關係，以牽制美國的單邊主義傾向，打破美國的「雙鉗政策」，迫使重新重視大西洋關係。²³而東協國家為因應全球化

²³ David Camroux and Christian Lechervy, "Close Encounter of a Third Kind? The Inaugural Asia-Europe Meeting of March 1996," *The Pacific Review*, 9:3 (1996), pp. 442-453.

的挑戰，避免被邊緣化，必須加強自身的競爭力；同時降低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因為在 NAFTA 成立後，墨西哥已成為美國的廉價工廠；並且中國的改革開放所吸引的外國投資也可能會對東協形成排擠效應。²⁴對整個東亞而言，歐洲是僅次於美國的主要出口市場，而歐盟除了東擴之外，又與非洲、加勒比海地區、和太平洋盆地邊緣多個國家及南錐共同市場（MERCOSUR）和南非發展共同體（SADC）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東亞擔心會形成一個以歐盟為中心的貿易壁壘，因此也積極尋求與歐盟的合作關係。²⁵在亞歐雙方均各有所圖的情況下，ASEM 就在這種背景下誕生。

ASEM 從一開始就展現出超越 APEC 的企圖心，反映在四個方面：一是決策模式採取從上而下的途徑，二是議題範圍涵蓋經濟合作、政治對話、與社會文化交流，三是尊重聯合國憲章與世界貿易組織規範，四是貶抑美國。

第一屆 ASEM 在曼谷召開，在刻意安排下，各國領袖在沒有部長伴隨的情況下直接接觸，在不需更高層授權的情況下，各自提出自己的願景，形成了一份合作的原則以及未來可以合作項目的清單，也就是「曼谷宣言」。這份宣言的顯著之處在於它建立了亞歐之間的對話機制，而且不像 APEC 只著重經濟方面（APEC 安全議題的興起是 1999 年之後才有的現象），還包括政治與社會文化方面的對話。在這三方面的對話中，經濟領域的進展是比較迅速且顯著的。各種促進貿易暨投資自由化和便捷化的官方方案紛紛出爐，民間企業界也就金融與基礎建設部門合作的可行性展

²⁴ 郝培芝，「亞歐會議形成的結構性動力與意義：從新區域主義的觀點分析」，頁 133-135。

²⁵ Rüländ, op. cit.

開對話。²⁶ASEM 爲了促進社會文化方面的交流，1997 年在新加坡成立了「亞歐基金會」(Asia-Europe Foundation)，透過演講、展覽、電影等活動，彌平文化之間的隔閡，同時也透過非政府部門（譬如智庫）間的互訪與研討會，討論各種議題，其中最被關切的是安全議題。政治方面的對話進展的比較緩慢，主要是亞洲成員懷有疑慮，但是歐洲成員則認爲凡涉及普世價值（universal value）的議題均可討論，但歐洲保證不會成爲批鬥大會。

ASEM 直到 2002 年第四屆哥本哈根峰會，才開始政治對話，就反恐、朝鮮半島局勢、WTO 杜哈回合談判、京都議定書、伊拉克與中東問題交換意見，只不過最後達成的一致看法（表現在「主席聲明」中）幾乎都具有貶抑美國的意涵：譬如支持反恐，但必須經聯合國授權才能採取國際行動；關切伊拉克與中東局勢的發展，但沒有表態支持美國；支持杜哈談判的決議；及支持京都議定書等。²⁷

2004 年第五屆越南河內 ASEM 峰會（ASEM 5）的「主席聲明」著重在政治對話方面，支援美國的立場包括合作重建伊拉克，

²⁶ ASEM 從第二屆起，採取兩年一期的「貿易加強行動計畫」(Trade Facilitation Action Plan，簡稱 TFAP)，並且每隔兩年更新，迄今已有三個計畫：1998-2000，2000-2002，2002-2004。它的執行情況由「貿易暨投資資深官員會議」(SOMTI)負責監督，並且根據前一期的執行情況，但並非全然，建立下一期的計畫目標。TFAP 並非是協商的結果，而是意見交換後，就全體會員所同意執行的事項條陳。有關 2002-2004 的 TFAP 可參見 <<http://www.mofa.go.jp/policy/economy/asem/tfap/goal04.pdf>> 最後瀏覽日：5/5/2005。

²⁷ “Chairman’s Statement,” Fourth Asia Europe Summit Meeting, Copenhagen (September 22-24, 2002), <http://europa.eu.int/comm/external_relations/asem/asem_summits/asem4/stat.htm (last viewed 5/5/2005) >.

選舉應如期舉行；支持透過六方會談解決北韓核武問題與南北韓對話共創和平繁榮。此外，也延續了第四屆峰會的反美立場：包括強調多邊主義是解決國際爭端的唯一途徑，聯合國應扮演更重要的角色²⁸；肯定俄羅斯批准京都議定書，並鼓勵其他國家跟進。上述兩項聲明雖未指明美國，但可意會。會中也討論了反恐、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防治愛滋病等議題，鹹認現有的因應措施不足。

ASEM 5 在政治對話方面與之前的 ASEM 峰會最大的不同處在於人權首度成爲議題。本來主要是針對緬甸申請加入 ASEM，歐洲國家認爲緬甸的國家和解（national reconciliation）與民主化程度都不足，鼓勵緬甸儘早召開全國大會（National Convention）進行和解與民主化，並且解除對政黨的限制。²⁹雖然歐洲成員最後並未因此而拒絕緬甸入會，但已成功把人權作爲普世價值的概念引進 ASEM。³⁰尤其之後在「亞歐會議文化與文明對話宣言」（ASEM Declaration on Dialogue Among 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³¹中，又再度強調對話的目的是要促進普遍人權，維護聯合國憲章，及遵守世界人權宣言、公民暨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等國際人權法案的三大支柱。

²⁸ 正因爲如此，聯合國必須改革的方向已形成共識，但改革的細節仍有待商榷。

²⁹ “Chairman’s Statement,” Fifth Asia Europe Summit Meeting, Hanoi (October 9, 2004), http://www.aseminfoboard.org/content/documents/chairmans_statement_asem_5.pdf (last viewed 5/5/2005)>.

³⁰ 爲了緬甸入會問題，歐亞雙方爭執不下，使 ASEM 5 差點開不成，最後雙方各讓一步。詳見 <http://66.102.7.104/search?q=cache:Z71tQdtObg0J:www.theage.com.au/articles/2004/06/16/1087244975283.html%3Foneclick%3Dtrue+ASEM+burma+impasse&hl=zh-TW>>.

³¹ < <http://www.mofa.go.jp/policy/economy/asem/asem5/culture.html>>.

針對文化交流，ASEM 5 在「文化與文明對話宣言」中還主張積極展開亞歐青年友好項目，促進教育與訓練領域的經驗交流，促進藝術及文化領域的訊息和經驗交流，促進觀念和知識的交流與創新，促進文化旅遊的永續發展，保護和發展傳統和現代文化藝術形式，支持亞歐基金會推動的活動。這些以平等和相互尊重為基礎的亞歐文化與文明對話，宣言中表示有利於預防潛在衝突，促進共同發展，並使全球化變得更加人性化。

在經濟合作方面，ASEM 5 通過了「亞歐會議更緊密經濟夥伴關係河內宣言」(Hanoi Declaration on Closer ASEM Economic Partnership)³²，表示支持杜哈全球貿易回合談判迄今所達成的協議，支持越南與寮國加入 WTO。強調亞歐之間的經濟互補性，透過積極開展技術援助和基礎建設，努力縮小亞歐成員間的發展差距，增強夥伴關係的可持續性和有效性，以及 ASEM 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作用。拓展後的亞歐經濟合作將涵蓋資訊科技、能源、交通運輸、旅遊、智慧財產權和中小企業發展等領域，並且將繼續加快貿易與投資便捷化進程，推動金融領域的對話與合作，以應付潛在的金融震盪。

伍、ASEM 的挑戰

儘管 ASEM 5 達成上述多項成就，但是在這些成就的背後卻也隱藏著 ASEM 發展的三項挑戰：

一、經濟發展與商業利益是 ASEM 成立的原動力，但是官方

³² < <http://www.mofa.go.jp/policy/economy/asem/asem5/economy.html> >.

的 ASEM 議程並未提供足以讓商業界參與的刺激與動機：由於 ASEM 的對話超越了傳統的經濟領域，進而涵蓋了政治與社會文化領域，爲了避免注意力分散導致一事無成，ASEM 4 在哥本哈根決定會後成立由學者專家組成的「緊密經濟合作工作小組」(ASEM Task Force for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between Asia and Europe)，就加強經濟合作的方式進行研究，經過兩年的時間，提出多項建議，包括（一）貨幣合作，即亞洲債券市場混以日圓、歐元、與美元的「YES」債券（Yen, Euro dollar, US dollar）發行，降低 ASEM 對美元的依賴；（二）發展基礎建設，特別是在連結歐亞大陸的中亞「陸橋」地帶；（三）加強歐亞雙方掃除貿易與投資障礙，也許能最終導致自由貿易協定，及開啓亞歐就能源、運輸、通訊、水資源等政策進行對話。³³然而 ASEM 5 的籌備會，漠視了「緊密經濟合作工作小組」的具體建議，在「亞歐會議更緊密經濟夥伴關係河內宣言」中，只提出抽象的原則。譬如：亞洲發行「YES」債券的貨幣合作建議，在「河內宣言」中只以貨幣政策值得關切一語帶過。³⁴

二、ASEM 的效率、能見度、與代表性仍有待提升：「緊密經濟合作工作小組」還倡議成立「網路虛擬的」(virtual) ASEM 「祕書處」(Secretariat) 及「亞歐商務論壇」

³³ 報 告 全 文 可 參 閱 : < <http://www.mofa.go.jp/policy/economy/asem/asem5/taskforce.pdf> > 最後瀏覽日：5/5/2005。

³⁴ 引「河內宣言」原文如下：“Areas for attention include: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ies; financial market development and surveillance...”。

(Asia-Europe Business Forum)，以增加 ASEM 效率、可操作性、與能見度，期能提升 ASEM 的重要性和影響力。另外，與 ASEM 同時舉行的「人民亞歐會議」(ASEM People's Forum，簡稱 AEPF) 代表民間的聲音，過去它的提議曾受到 ASEM 的回應，但 ASEM 總是視之為圈外的麻煩製造者，爲了將 ASEM 的代表性從官方擴大到公民社會，ASEM 應該將 AEPF 納爲常設性論壇，以擴大民間的參與和支持。³⁵

三、雙邊貿易協定與多邊或區域貿易協定可能互相抵觸，但 ASEM 完全避談這種可能性，以及如果發生時的解決方式，反而就在 ASEM 5 峰會期間，歐盟發佈新聞稿，證實歐盟與泰國、歐盟與新加坡正在洽商雙邊的「夥伴合作協定」(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並指出在協商完成後，可以作爲歐盟與其他東南亞國家簽署類似協定的典範。³⁶

陸、APEC 與 ASEM 之比較

從以上對 APEC 與 ASEM 的分析可見，這兩個論壇的存在似乎只有象徵性和儀式性 (ritualistic) 的意義，凡涉及到實質層面，

³⁵ David Fouquet, "Asia and Europe Risk Another Disappointment: Sherpas Dump ASEM Task Force Report," online paper, <http://www.iias.nl/asem/asem2004/D.Fouquet_Asia%20and%20Europe%20Risk%20Another%20Disappointment.pdf>. AEPF 5's Final Statement "People's Actions for Human Security in Asia and Europe" is available at <http://www.iias.nl/asem/AsiaEurope_conferences/2004/AEPF5_Final_Statement.pdf>.

³⁶ <http://www.bilaterals.org/article.php3?id_article=1052>.

抽象與拖延變成常態，只有繁瑣、缺乏顯著性的技術性細節才能達成落實，如果從這種務實的角度來看，APEC 與 ASEM 似乎均功能不彰、前景堪慮。

但是從本質來看，APEC 與 ASEM 是有差異的，最主要的差異在於：APEC 是「跨區域主義」(trans-regionalism) 導向，而 ASEM 是「區域間主義」(inter-regionalism) 導向。³⁷「跨區域主義」是不論國與國之間的差異性，把分屬不同區域的一些國家結合在一個共同的架構下。譬如在 APEC 的架構下，分屬 NAFTA、ASEAN、澳紐緊密關係協定(CER)和印度洋盆地區域合作組織(IOR-ARC)的會員集合在一起，而集合的動機是爲了促進貿易與投資自由化和便捷化。而「區域間主義」是指一個區域與另一個區域的對話發展成制度化的正式關係。譬如歐洲與亞洲根據 ASEM 的文字與精神，是「兩個」平等的夥伴，從亞洲的觀點，歐盟是一個單元，而歐盟也把亞洲當成一個單元。³⁸

ASEM 的「區域間主義」導向使得它與 APEC 在過程上產生不同的作用：

³⁷ Björn Hettne, András Inotai and Osvaldo Sunkel eds., *Comparing Regionalisms: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Development* (London: Palgrave, 2001); Julie Gilson, "Concept of Inter-Regionalism," in Julie Gilson ed., *Asia Meets Europe: Inter-Regionalism and the Asia-Europe Meeting* (Lond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2), pp. 1-31.

³⁸ 根據 1996 年曼谷 ASEM 1 的主席聲明：“The Meeting recognised that an important goal of this **partnership** is for both Asia and Europe to share the responsibilities in building greater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peoples of both regions through closer people-to-people contacts. Strengthened dialogue on an **equal basis** between Asia and Europe in a spirit of cooperation...”(黑體字由作者強調) 。 原文見 europa.eu.int/comm/external_relations/asem/asem_summits/asem1.htm.

- 一、ASEM 促成其東亞會員建立一種認同感，在第一屆 ASEM 召開之前，東亞十個會員國開了三次資深官員會議，討論第一屆 ASEM 峰會的形式和議程，而它們的討論結果也反映在曼谷會議的「主席聲明」中。ASEM 有助於東亞的區域整合，對於「東協—中國自由貿易區」的成立也有推波助瀾的作用。³⁹
- 二、ASEM 是歐洲與亞洲的對話，爲了確保 ASEM 的過程持續發展，兩洲各自指派兩個代表，負責追蹤各種部長會議與資深官員會議的對話過程、表列各種提案、籌備各主要的會議等。⁴⁰以開發中國家爲主的東亞，因爲能夠與歐洲平等對話，地位因而提升，不像在 APEC 中，馬來西亞、中國、日本把美國視爲壓力和威脅的來源。
- 三、在全球化的刺激下，區域化成爲一種因應新情勢的反應，區域化既可以是全球化的踏腳石（stepping stones），也可以成爲其絆腳石（stumbling blocks），端視區域化過程中所制定的規範爲何。⁴¹單一國家很難對抗全球化的挑戰，只能全盤接受，連大國都必須合縱連橫，在 ASEM 架構下，東亞的利益可以表達、匯集、整合，但是在美國主導的 APEC 架構下，只有各國利益，而無東亞利益。

³⁹ 另有一種看法是「東協加三」的興起與 APEC 功能不彰有關。見趙文衡，「區域貿易協定與東亞國際政經體系之重組」，*問題與研究*，41:6 (2002/11-12)，頁 82。

⁴⁰ 協調代表爲輪流擔任，兩年一任，2005 年 1 月時，歐洲的代表爲盧森堡與歐盟執委會，亞洲的代表爲南韓與印尼。

⁴¹ Pascal Lamy, "Stepping Stones or Stumbling Blocks? EU's Approach towards the Problem of Multilateralism vs. Regionalism in Trade Policy," *The World Economy*, 25:10 (November 2002), pp. 1399-1432.

四、人權在 APEC 是放在安全議題之下並且在影響到區域經濟發展時才被討論到；但在 ASEM 5 卻成爲重要議題。緬甸爲了要加入 ASEM，必須忍受歐洲會員對其人權狀況的批評。而接受聯合國憲章與國際人權法案所定義的人權作爲普世的標準，也成爲 ASEM 全體會員的共識，並且記錄在「文化與文明對話宣言」。至於亞洲國家爲何要忍受歐洲國家將人權視爲入會審查的一部分，Gilson 的解釋是，東亞會員國知道歐洲整合後的力量比東亞強，東亞唯有模仿歐洲的整合經驗才能提升自己的力量，成爲真正平等的夥伴。⁴²

柒、結論—兼論美歐亞三角戰略關係的變化

在美歐亞三角關係中，亞歐關係比起美亞關係和美歐關係顯得是最薄弱的一邊。美歐關係在安全方面有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經濟方面則有 1995 年的「新跨大西洋議程」(New Transatlantic Agenda)、1998 年「跨大西洋經濟夥伴關係」(Transatlantic Economic Partnership)、及 2002 年在歐美峰會中所宣佈的「正面經濟議程」(Positive Economic Agenda)。而美亞之間在安全方面，有許多雙邊軍事合作協定，在經濟方面則有 APEC。亞歐之間直到 1996 年才有 ASEM 作爲經濟政治文化交流的平臺，雙邊協定也只有「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FTA) 與新加坡於 2001 年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 (ESFTA, 2003 年生效)。在實際數字方面，根據 2003 年的統計，北美是東亞的最大貿易夥伴，歐盟內部貿易約佔其貿易總額

⁴² Julie Gilson, "Defining Inter-Regionalism: The Asia-Europe Meeting," *SEAS Electronic Working Papers*, 1:1 (November 2004).

的 60%左右，對北美與東亞的出口約佔 20%。亞洲內部貿易約佔其貿易總額的 50%，對歐美貿易約佔總出口的 40%（其中對美國出口佔 24.4%，對歐盟佔 13.3%）。⁴³由以上可知，美歐、美亞經濟關係明顯超過亞歐關係。

在亞歐關係薄弱的情況下，美亞關係自然形成了主導亞洲經濟的外在環境。亞洲會員在 APEC 架構下，雖然仍可以抗拒美國的意志，譬如拒絕美國支持的「提前自願性部門自由化」安排，但是在 APEC 功能不彰的情況下，也很難從 APEC 獲利。

相形之下，ASEM 的發展以及「擴大」⁴⁴顯得亞歐關係正在增強，也對美歐亞三角關係產生了一些重要衝擊。首先，歐洲透過 ASEM 在亞洲取得了立足點，有助於增強歐盟在多極化的國際權力結構中取得有利的戰略地位，有助於制衡美國的霸權企圖，使國際權力結構繼續走向多極化。其次，ASEM 有助於亞歐增進彼此之間的相互瞭解、化解紛爭，也有助於亞歐國家相互開放市場，實施市場多元化策略，降低對特定國家或地區的經貿投資依賴。再者，ASEM 有助於亞歐之間建立戰略性的平等夥伴關係，有助於提升東亞的國際地位以及影響力。

⁴³ WTO,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04,” <http://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its2004_e/its04_toc_e.htm> (last viewed 5/5/2005).

⁴⁴ ASEM 從 2004 年第五屆起，大幅增加會員，從原來的 26 個會員（歐盟東擴前的 15 國加上歐盟執委會代表 1，以及東協 7 國加中日韓 3），再加上 13（歐盟 2002 年東擴的 10 國，連同東協尚未入會的 3 國—寮國、柬埔寨、緬甸）。這次擴大為 39 個會員使得 ASEM 完全涵蓋了歐盟全體與足以代表東亞的「東協加三」（APT）。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入 ASEM 的寮國、柬埔寨、緬甸均非 APEC 成員，顯示 ASEM 與 APEC 的競爭激烈。

在亞歐關係改善、美亞經濟關係遲滯不前的同時，美歐關係正面臨挑戰。美歐在 1995 年通過「新跨大西洋議程」後，雙方的經濟關係一度大幅增強，美國在歐盟的直接投資佔其對外直接投資的 50%，歐盟對美的投資甚至超過其對外投資的 50%，雙方的投資約各帶來 500 萬人就業。但是之後隨著歐元成爲重要國際貨幣、全球市場對產品的需求下滑、通貨緊縮壓力增大，美歐在貿易金融領域的競爭明顯加劇，貿易摩擦層出不窮，又在反傾銷幅度計算方面產生糾紛，並且對各自的農業、鋼鐵、航空和傳播等行業加強保護主義。而布希政府繞過聯合國攻打伊拉克、拒絕「京都議定書」和成立「國際刑事法庭」之羅馬條約等多邊協議，加深美歐對全球治理的理念分歧。

隨著日本經濟力量的衰退，北美、歐盟和東亞經濟區域化的「新三角」已逐漸取代了美、歐、日的「老三角」。⁴⁵ 歐盟對東亞的重視，也連帶給予中國排除美國在東亞勢力的契機，中國除了透過「東協加一」在區域集結力量之外，也盡量在 APEC 扮演「發展中國家代言人」與「主導者」的角色，並且與歐盟在 ASEM 的基礎上發展「全面夥伴關係」。⁴⁶ 如果亞歐關係能持續改善，並且東亞國家能因歐盟的開放而降低對美國市場的依賴，甚至在歐元強勢走向下東亞的貨幣市場能逐步與美元脫鉤，那麼原本傾向美國的美歐亞三角關係，可能因此扶正，導致美國不但對東亞區域經濟秩序的掌控能力降低，也使得美國的雙鉗政策破局，世界經

⁴⁵ Heiner Hänggi, "ASE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Triad,"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4:1 (1999), pp. 56-80.

⁴⁶ 吳玲君，「中共 APEC 策略與角色的轉變：新現實主義的解析」，*問題與研究*，40:3 (2001/5-6)，頁 18。"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 March 25, 1998, <http://europa.eu.int/comm/external_relations/china/com_98/index.htm>.

濟秩序也將會因而展現新貌。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1. 吳玲君,「中共 APEC 策略與角色的轉變:新現實主義的解析」,《問題與研究》,40 卷 3 期,2001/5-6,頁:1-22。
2. 吳玲君,「中共 APEC 策略與角色的轉變:新現實主義的解析」,《問題與研究》,40 卷 3 期,2001/5-6,頁:1-22。
3. 吳玲君,「日本與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問題與研究》,41 卷 1 期,2002/1-2,頁:76-78。
4. 郝培芝,「亞歐會議形成的結構性動力與意義:從新區域主義的觀點分析」,《問題與研究》,43 卷 1 期,2004/1-2,頁:127-144。
5. 許介麟、蕭全政、李文志,《亞太經濟合作與美國的亞太戰略》。臺北:業強,1994。
6. 陸建人,「APEC 面臨的五大挑戰」,《國際經濟評論》,2004/9-10, <<http://www.cass.net.cn/yataisuo/xueshuwz/showcontent.asp?id=300>>。
7. 湯紹成,「第四屆亞歐會議之發展」,《問題與研究》,43 卷 1 期,2004/1-2,頁:145-161。
8. 廖舜右,「APEC 的變與不變」,《亞太經濟合作評論》,12,2004/12,頁 49-69。
9. 廖舜右,「Reform of APEC」,2003 年 10 月, <<http://www.tier.org.tw>>。最後瀏覽日:2004.5.4。
10. 趙文衡,「區域貿易協定與東亞國際政經體系之重組」,《問題與研究》,41 卷,6 期,2002/11-12,頁:81-107。

二、英文部分

1. Camroux, David and Christian Lechervy, "Close Encounter of a Third Kind? The Inaugural Asia-Europe Meeting of March 1996,"

- The Pacific Review*, Vol. 9, No.3, 1996, pp. 442-453.
2. Dent, Christopher, "The Asia-Europe Meeting and Inter-regionalism: Toward a Theory of Multilateral Utility," *Asian Survey*, Vol. 44, No. 2, pp. 213-236.
 3. Fouquet, David, "Asia and Europe Risk Another Disappointment: Sherpas Dump ASEM Task Force Report," online paper, <http://www.ias.nl/asem/asem2004/D.Fouquet_Asia%20and%20Europe%20Risk%20Another%20Disappointment.pdf>.
 4. Gilson, Julie, "Concept of Inter-Regionalism," in Julie Gilson (ed.), *Asia Meets Europe: Inter-Regionalism and the Asia-Europe Meeting*. Lond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2, pp. 1-31.
 5. Gilson, Julie, "Defining Inter-Regionalism: The Asia-Europe Meeting," *SEAS Electronic Working Papers*, 1:1, November 2004.
 6. Grieco, Joseph,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7. Hänggi, Heiner, "ASE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Triad,"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4:1, 1999, pp. 56-80.
 8. Hettne, Björn, András Inotai and Osvaldo Sunkel (eds.), *Comparing Regionalisms: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Development*. London: Palgrave, 2001.
 9. Higgot, Richard, "APEC—A Skeptical View," in Andrew Mack & John Revenhill (eds.), *Pacific Cooperation: Building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gim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5.
 10. Hwee, Yeo Lay, *ASEM. The Asia-Europe Meeting Process: From Sexy Summit to Strong Partnership*. Copenhagen: Dan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2.
 11. Lamy, Pascal, "Stepping Stones or Stumbling Blocks? EU's Approach towards the Problem of Multilateralism vs. Regionalism in Trade Policy," *The World Economy*, 25:10, November 2002, pp. 1399-1432.
 12. Rapkin, David P., "Leadership and Cooperative Institutions in the Asia-Pacific," in Andrew Mack and John Revenhill (eds.), *Pacific Cooperation: Building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gim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5.
 13. Reiterer, Michael, *Asia-Europe: Do They Meet? Reflections on the Asia-Europe Meeting (ASEM)*. Singapore: Asia-Europe Foundation, 2002.
 14. Rüländ, Jürgen, "Asia-Europe Cooperation--The ASEM Process: A European View," in Wim Stokhof & Paul van der Velde (eds.), *Asian-European Perspectives*. London: Taylor & Francis, 2001.

15. Synnott, Hilary, "The Second Asia-Europe Summit and the ASEM Process," *Asian Affairs*, Vol. 30, No. 1, Fall 1999, pp. 3-10.

APEC and ASEM: A Comparison and Impacts on US-EU-East Asia Strategic Triangle

Tzu-Yang Chang*

Abstract

Under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East Asia nations have pursued regional integration to strengthen their economic capacities and negotiating chips. Success is not foreseeable due to their vulnerability in economy and difference in many aspects. It takes the leadership of major powers to help them integrat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re interested because they both intend to expand their economic territory.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US-led 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and EU-led Asia Europe Meeting (ASEM) are established to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in the East Asia area. This paper compares APEC and ASEM in terms of their structures, functions and essence. It is found that ASEM has the potential to catch up with APEC in leading East Asia integration. The presence and competition of APEC and ASEM also have impacts on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mong US, EU and East Asia.

Keywords: APEC, ASEM, EU, US, East Asia, regional integration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anhua University.

